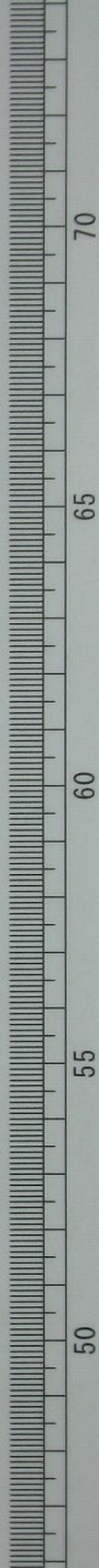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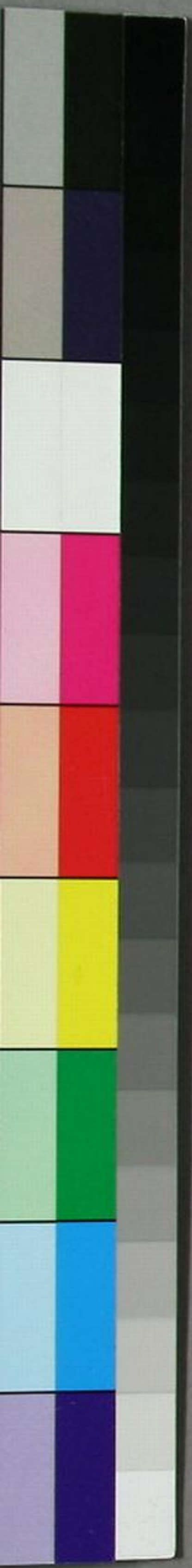


陳龍川文鈔

下

113  
1065  
3



113  
1065  
3

龍川文鈔卷之三

酌古論

鄧禹

善。用。兵。者。識。用。不。用。之。宜。而。後。能。以。全。爭。於。天。下。矣。  
夫。戰。久。勝。則。兵。不。可。用。敵。已。懼。則。兵。不。必。用。不。可。用。  
而。用。之。則。挫。不。必。用。而。用。之。則。勞。勞。且。挫。則。敵。人。反。  
得。乘。其。弊。而。覆。之。上。損。國。家。之。靈。下。虧。一。身。之。名。一。  
跌。之。後。前。功。盡。棄。其。為。患。也。可。勝。道。哉。是。故。智。者。戒。  
之。也。昔。者。韓。信。之。用。兵。也。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  
魏。豹。三。舉。而。擒。夏。說。四。舉。而。梟。成。安。君。出。奇。制。勝。變。



天正十三年二月  
龍房仙文部氏寄贈

龍川文鈔

卷之三

化如神、兵鋒所加、敵人授首、蓋舉無遺策、而天下皆知其不可當也、然當此之時、戰雖勝而兵已疲矣、兵雖疲而敵已懼矣、故兵雖不可用、亦不必用也、聲恐而氣喝之、固足以勝、是以廣武君告以傳檄下燕、然後舉兵臨齊、信從其說、卒以成功、然吾以為廣武君雖不言、信之計亦將出於此矣、何者、勢當然也、夫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勢不可用也、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勢不必用也、不可用、不必用、智者固將不用矣、今信之勢、何以異此、其所以區區咨計於廣武君者、蓋大功無成、不敢不謹也、不然、則安能百舉百全、而

未嘗小歟、鄧禹起身徒步、杖策軍門、一見光武、遂論霸王大畧、陳天下之大計、此其胸中固有、大過入者矣、連兵西討、所當者破、既定河東、復平關中、威聲響震、敵人破膽、諸將勸禹乘勝徑攻長安、而禹定計、欲待其斃、光武迫之、使急進兵、赤眉西走、遂拔長安、已而糧運不繼、降者離散、赤眉還兵、長安復失、威名大損、功卒不成、論者皆以為禹之計則然、而光武實迫之、使敗者、吾獨以為不然、斯民塗炭、皇皇無告、奮力拯之、惟恐不及、而况吾勝而被沮、不進兵、將何待也、使其既據長安、大張勝氣、分慰居民、合響士卒、使

辯士以尺書風諭威德則赤眉延岑可指麾而定矣此韓信破趙之勢也不知出此廼舉弊兵而與延岑合戰敗於藍田可以止矣且憤其功之不成復收餘卒求與賊戰糧運日乏屢戰屢敗豈非禹之才畧有所不及而亦無謀士以傳檄之說告之耶吾觀禹之失而後知識用不用之宜者蓋亦難矣嗟夫禹之敗亦有自來矣禹令馮愷宗啟等守柵邑二人爭權相攻愷殺啟而反擊禹禹懵然無所措求計於光武賴黃防而僅能得其首愷偏裨也始不能防之終不能制之敵人固有以窺我矣使其能御愷啟而不至

於相攻則柵邑不搖柵邑不搖則敵人不能窺而糧運必不乏敵人不能窺則餘黨不降而自服糧運既不乏則居民降附者日衆長安之功固不在馮異而在禹矣以此觀之禹實有以取之而光武何罪焉語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故夫古之智者常盡心於垂成之際也

馬援

用兵之道不可以常律論也履險者兵家之危事智將常用之而勝他將常以之而敗勝非險也以有術勝也敗非不險也以無術敗也勝敗在人而不在險

唯險而後可以見人之能否也。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冒大險而後能立奇功，險之不冒，雖曰有功，吾未見其奇也。故夫智者不惡夫履險而惡乎無術，多方以誤之，此兵家之至術也。聲東而擊西，形此而出彼，雖在坦地猶然，而况於險乎。險者人所易拒也，吾欲出此而明以告之，則敵一分兵拒險，而吾固將不戰而自沮矣。乃若智者之制事也，聲其所必意，形其所必趨，而忽焉乘險而進，則敵人驚沮而不知其所從來。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鬪，一舉而敗其黨，與覆其巢穴，而後可以為不世之奇功也。昔者馬援率景舒

進擊武陵溪蠻，軍次下雋，其道有二，一曰壺頭，一曰充。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充則塗夷而運遠。舒欲從充，將以正合也。援欲從壺頭，將以奇勝也。故援力言之，棄日費糧，不如徑進扼其喉咽。帝遂捨舒而從援。援既進，兵賊乘高守險，欲前不可，欲退不能。已而暑甚，士卒多疲，卒不戰而自敗。嗟夫，若援者可謂不明乎履險之術矣。吾以謂當聲言從充，縱其降口，使歸以告，多張疑兵，鳴鼓擊盛旗幟。若從充進，賊必悉眾出拒，吾密遣輕兵乘舟急進，徑自壺頭以掩其無備。出其不意，則賊氣喪膽沮，不知所以為禦者矣。五溪諸

蠻可以一戰而擒也、不知出此、而明明履險、其敗也固宜、然援則失矣、而議者方以景舒之計為得、是所謂見牛而未見羊也、故從援則必敗、從舒則未必勝、從吾之計、則發必中、攻必克、是以韓信之擊魏豹也、盛兵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卒以擒豹、曹公之攻馬超也、盛兵潼關、而潛兵渡蒲阪、取西河、卒以破超、此則兵家之妙術、而非吾臆說也、惜乎援之不出於此、始援謀、隗囂於掌握之間、擊諸羗於指顧之頃、破交址、平嶠南、出奇制勝、前無堅敵、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至此而失、豈其終老而智耄耶、光武嘗言、

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援、援此議而光武從之、光武之以為可勝矣、已而援敗、復重加罪、始不能料其不可、而遽從之、終不能少貸其法、而重責之、嗚呼、光武亦不得為無罪也、

諸葛孔明上

英雄之士、能為智者之所不能為、則其未及為者、蓋不可以常理論矣、騏驥之馬、足如奔風、升高不軒、履濕不濡、度山越塹、瞬息千里、而適值一馬、蓋亦能然、則雖有此駿、而不足以勝之也、於是駕以輕車、鳴以和鸞、步驟中度、緩急中節、鏘鏘乎道路之間、能行千

里而能不行，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有萬全之功。何者？吾非其所能，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奪之氣也。且譎詐無方，術畧橫出，智者之能也。去譎詐而示之以大義，置術畧而臨之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之所不能為矣。故夫譎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於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此孔明之志也。而何敢以求近效哉？故仲達以奸，孔明以忠。仲達以私，孔明以公。仲達以殘，孔明以仁。仲達以詐，孔明以信。兵未至而仲達之氣已沮矣，八陣列於

前，四頭八尾，觸處為首，進無速奔，退無遽走，突兵不能觸其膺，奇兵不能繚其背，伏兵不能衝其脅，追兵不能襲其後，謀間無所窺，詐謀無所用，當之則破，觸之則靡，鋒未交而仲達之能已非矣。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雖孫權亦以為可憚，而仲達亦自負其能也。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敵，去不敢追。賈詡等常逼之戰，兵交則敗，不敢復出，姑以待弊為名，而其為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術也。彼豈孔明敵哉？論者以孔明制戎

為長奇謀為短雖智者亦止以為知其短而不用吾獨謂其能為而能不為將以爭仲達之所能而出其所不能也故吾嘗論孔明而無死則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并禮樂可興請遂言之夫仲達以所能要其君壓其同列而誇其國人今歛重兵而自守姑曰待其弊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晚年雜耕渭濱為久住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弊不可待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身不安其英氣無所騁固不免於戰戰則敗耳敗則魏人破膽郡縣響震引兵畧地關

中可有分慰居民彰明漢德然後舉兵而臨關東勢如破竹所攻者下關東平則諭以信義燕趙可指麾而定矣至五六年而魏明即世齊王踐位上下相疑蕭牆釁起引兵合進可以一舉而覆其巢穴俘其君臣分定州縣安集流亡魏既舉則吳人破膽矣况權之末年猜疑益甚果於殺戮雖陸遜不能自明至十年而遜沒其後步騭朱然全琮之徒復相繼去亡權之勇決之氣亦已就衰適庶分爭內不能制於是使蜀漢之師順流而下荆襄之師乘勢而進一軍出夏口一軍出皖城一軍出廣陵吳之群臣無亮敵也攻



城畧地、孰能禦之、盡一年之力、而吳可舉、江東既平、天下既一、偃武修文、彰善瘴惡、崇教化、移風俗、數年之間、天下畧治、然後興典禮、修正樂、斯民復見太平之盛矣、且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實也、禮樂者文也、焉有為其實而不能為其文者乎、人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辭遜者、天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興禮樂也、不幸而天不相蜀、孔明早喪、天下猶未能一、而况禮樂乎、使後世妄儒得各肆所見、以議孔明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諸葛孔明下

孔明伊周之徒也、而論之者多異說、以其適時之難、而處英雄之不幸也、夫衆人皆進、而我獨退、雍容草廬、三顧後起、挺身托孤、不放不攝、而人無間言、權逼人主、而上不疑、勢傾羣臣、而下不忌、厲精治蜀、風化肅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帝者之政也、以佚道使人、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者王者之事也、孔明皆優為之、信其為伊周之徒也、而論者乃謂其自比管樂、委身偏方、特霸者之臣爾、是何足與論孔子之仕魯、與自比老彭、我甚者、至以為非仲達敵、此無異於兒童之見也、彼豈非以仲達之言而信之耶、

而不知其言皆譎也。仲達不能逞其譎於孔明，故常伺孔明之開闔，妄為大言以譎其下。論者特未之察耳。始孔明出祈山，仲達出兵拒之，聞孔明將芟上邽之麥，卷甲疾行，晨夜往赴。孔明糧之已退，仲達譎言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夫軍無見糧而轉軍與戰，縱能勝之，後何以繼此？少辨事機者之所必不為也。仲達心知其然，外為大言以譎其下耳。已而孔明出斜谷，仲達又率兵拒之。知孔明兵未逼渭，引軍而濟，背水為壘。孔明移軍且至，仲達譎言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

陣。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夫敵人之兵已在死地，而率眾直進來與之戰，此亦少辨事機者之所不為也。仲達知其必不出此，姑誑為此言，以妄表其怯，以示吾之能料，且以少安其三軍之心也。故孔明持節制之師，不用權譎，不貪小利，彼則曰：亮志大而不可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凡此者皆伺孔明之開闔，妄為大言以譎其下，此豈其真情也？夫善觀人之真情者，不於敵存之時而於敵亡之後。孔明之存也，仲達之言則然，及其歿也，仲達接行其營壘，歛衽而歎曰：天下奇才也。彼見其規矩法度出於其所不

能為恍然自失不覺其言之發也。可以觀其真情矣。論者不此之信而信其譎。豈非復為仲達所譎哉。唐李靖談兵之雄者也。吾嘗讀其問對之書。見其述孔明兵制之妙。曲折備至。曾不一齒。仲達被曉。兵者固。有以窺之矣。書生之論。曷為其不然也。孔明距今且千載矣。未有能諒其心者。吾憤孔明之不幸。故備論之。使世以成敗論人物者。少戒也。

呂蒙

成天下之大功者。有天下之深謀者也。制天下之深謀者。志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存乎吾之志。則

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皆吾之責也。其深謀遠慮。必使天下定于。一而後已。雖未一之。而其志。顧豈一日忘之哉。漢高帝之失職。而西也。天下之人。將遂以為不振。而高帝欲東之志。囂乎其未已。故燒絕棧道。使項籍意不復西。而後兼。間以定三秦。既又引兵出武關。使籍兵。亟南。而後兼。間以平諸國。漢日廣。籍日蹙。卒能并之。而一天下。此其志之大。謀之深。而功亦如之也。孫權克仗先烈。雄據江東。舉賢任能。厲兵秣馬。以伺中國之變。若將有所為矣。然吾觀其命呂蒙之取荊州。未嘗不歎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而知其

無取天下之畧也。夫關羽好勇而無謀，恃氣而驕，功此其勢甚易譎也。胡為乎汲汲然而欲取之，使其攻破樊襄陽，然後徐圖之，則漢沔以南皆吾地爾。是則羽之破二城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破之者，吳不能為之聲援也。方其擒于禁，梟龐德，操意甚難之，議徙都以避其銳，而司馬仲達說操勸權躡其後，其議遂寢。夫徙都之議至下也，守邊之士恃操以為無恐，使操徙都渡河，則士氣索然不振。淮泗以南可襲而取矣，是則操之徙都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徙之者，吳許其躡羽之後也。此豈非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歟。

故予嘗論之，方操勸權以躡羽後，權當顯告之曰：關將軍以律行師，為漢家除殘掃穢，孫以同盟義當戮力。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誠如是，則操不知所以為禦，而勢必至於徙都。羽行行然無東顧之憂，得畢力以攻樊襄陽矣。徐晃豈能遽當之哉。操既徙都，權因自攻皖城，命一將攻廣陵，而合吞淮泗之地。羽一破樊襄陽，蒙因率兵以襲三郡，乘其弊而進擊之，而盡收漢沔之地，東據淮泗，西據漢沔，土地日闢，形勢日張。如此而後可以虎視中原，蠶食青徐也。此則取天下之大略，而權之君臣曾不足以知之，彼其志止於取

荆州以固江東凡蚤夜之所以為謀者襲關羽而已何暇為天下慮哉魯肅曰帝王之興必有驅除羽不足忌吾切以斯言為有志而權乃笑之信其不能有所為矣嗚呼使周公瑾尚在其智必及乎此矣吾觀其決謀以破曹操拓荆州因欲進取巴蜀結援於馬超以斷操之右臂而還據襄陽以蹙之此非識大略者不能為也使斯人不死當為操之大患不幸其志未遂而天奪之矣孫權之稱號也顧群臣曰周公瑾不在孤不帝矣彼亦知呂蒙之徒止足以保據一方而天下之奇才必也公瑾乎

鄧艾

自古英偉之士乘時而出佐其君其所以摧陷堅敵開拓疆土使聲威功烈暴白于天下者未有不本於謀者也蓋其平居暇日規模術略定於胸中者久矣一旦遇事而發之如坐千仞而轉圓石其勇決之勢殆有不可禦者故其用力也易而其收功也大非徑行無謀僥倖以求勝也故夫僥倖以求勝者幸而成則為福不幸而不成則為禍禍福之間相去不能以寸此君子之論所以無取於斯也然其間有實出於謀而其跡若幸有實出於幸而其跡若謀者雖君子

不能無惑何者疑似易乘也桓温之伐蜀也師次窄  
橋李勢率衆出戰襲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  
遂進破之此其跡若幸也然温之謀蜀審其必破然  
後進兵而伐之使鼓吏不誤鳴則温豈將遂退耶故  
吾謂温見客主殊勢而勢又決死於一戰不若遂因  
恐懼姑命退軍以懈其心乘其懈而擊之結陣而前  
可以大勝此曹操之所以破張魯也謀未必施而鼓  
吏誤鳴士卒勇鬪一舉蕩之天下之人見其功而不  
見其謀皆曰窄橋之勝幸也謙玄之禦秦也師次淝  
水背堅拒岸而軍玄使人請堅麾衆少退而堅衆相

蹂遂進敗之此其跡若幸也然玄之拒秦審其可敗  
然後進兵而禦之使堅退軍整齊則玄豈將遂已耶  
故吾謂玄見衆寡不敵而堅又求奮於一舉不若請  
其退軍進兵求戰佯敗反支俟其半濟而擊之挫其  
前鋒可以得志此韓信之所以破龍且也謀未及騁  
而堅衆相蹂因引精銳一戰覆之天下之人見其功  
而不見其謀皆曰淝水之勝亦幸也夫所謂幸也者  
嘗試之而後得之也不幸而或不然則不能有所處  
矣被二人之所以為謀者如此其久也制勝之術如  
此其深也雖勝之似偶然使其不然亦不害其為勝

何名為幸哉。然史氏不能少發之，而二子之志奄抑不伸，非有智者孰能辨之。鄧艾攻蜀，自陰平道，無入之地數百里，冒險歷艱，無所不至。艾則褻氍推轉而下，將士懸崖魚貫而進，卒破諸葛瞻，降劉禪。天下之人皆以艾為能冒險謀勝也。吾嘗論之，使瞻能拒東馬之險，則艾將不戰而自沮。禪忍數日不降，則艾將束手而就縛。彼艾特以僥倖而成也。何足道哉。宋武帝伐慕容超，引兵直度大峴，卒能破之。彼策超必不能拒，故也。艾能策瞻必不能拒乎。唐太宗既破宋羅喉，以二千騎直造薛仁果城下，卒能下之。彼策仁果

必出降，故也。艾能策禪必降乎。艾皆不能素策之，而率兵徑進，豈非幸。其或成，執自古幸而成，功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鄧艾之欺於後世者也。

羊祜

攻必克，而守必固，天下之奇才也。世之言兵者，孰不曰我能攻，我能守，而以當堅敵，則不能盡如所言者。此其才必有所格也。夫敵守而我攻之，此非善攻也。敵攻而我守之，此非善守也。善攻者，攻敵之所不守；動於九天之上，人莫得而禦也。善守者，守敵之所不攻，藏於九地之下，人莫得而窺也。故以攻則克，以守

則固天下後世又從而服之曰奇才。及是則人容有議之者矣。昔者羊祜益一時之良將也。修德行義以傾孫皓之政。推誠示信。以懷吳人之心。財之不傷。兵之不耗。而民為之安。此所以國之輔民之司命也。然而攻守之間。容未有善者。豈其才之有所格歟。且祜之守襄陽也。晉委之以謀。吳責之以安邊。而祜亦以此自任也。使攻而不皆克。守而不皆固。則猶有戾於其所自任矣。兵法曰。敵人闕闔。必亟入之。西陵者。吳之要害。晉欲之而不可得者也。步闡以之而降。所謂時之一至。而不可失之機也。祜當親率襄陽之兵。而

急趨其前。命徐嗣率巴東水軍。而急趨其左。晨夜往赴。與之合勢。扼險以待。吳師至。則乘高而擊之。破之必矣。如使抗軍先至。而吾急攻之於外。闡乘之於內。表裏受敵。焉得而不敗哉。抗敗。則西陵可得。得西陵。則誘動羣蠻。而江陵可圖矣。如此而後。可以謂之善攻也。不知出此。乃頓兵不進。而抗兵已圍西陵矣。止命楊肇往救之。而身攻江陵者。彼豈以為攻其所必救耶。而江陵堅固。非抗之所必救也。已而肇敗。闡擒而祜卒無功。抑何戾於攻敵所不守之義哉。兵法曰。形人而我無形。襄陽者。祜所鎮守。而吳人所不敢窺



者也。而江夏益陽乃敵意吾不守，吾意敵不攻之地也。祜當遣一能將率精兵數十往戍之，偃旗仆鼓，常若無人。敵以為無備，而求肆侵掠，則設覆以待之，誘進而擊之，去則因險以要之，無怠而破之。此出其不意，雖少猶可以覆衆也。覆其一則後雖無兵，而敵不敢窺矣。如此而後可以謂之善守也。不知出此，廼屯聚不分，而吳之兵得掠江夏矣。雖曰地遠而不及救，而始不設備者，彼豈以為地有所不守耶？而江夏切邊，豈祜之所當不守也？已而朝廷詰之，而徒能肆辯以對，抑何戾於守敵所不攻之義哉！此則攻守之間，

容有未善，而人得以議之也。雖代吳之策，如見敵入之心腹而屢置之，使杜預王濬資以成功，亦吳之無入而後能為是也。使陸抗尚無恙，祜豈能有所成耶？吾故曰：祜特一時之良將，而非所謂天下之奇才也。嗟夫！權譎之事，固君子之所羞為，而亦兵家之所不廢也。如使不欲以權譎而攻西陵，則不若明告吳君曰：據城而叛，非忠臣也。納叛得城，吾將為用。君其亟守之，此則足以彰大信於天下矣。又使不欲以權譎而守江夏，則不若明告吳將曰：各守爾土，無相窺也。備不可襲，多殺奚為？公其圖之。此則足以推赤心於

隣國矣。誠如是，攻守不事權譎，而廢幾於王者之舉。苟為不然而猶惡乎權譎，使功喪而名虧，則亦智者之所不為也。

崔浩

古之所謂英雄之士者，必有過人之智。兩軍對壘，臨機料之，曲折備之，此未足為智也。天下有奇智者，運籌於掌握之間，制勝於千里之外，其始若甚茫然，而其終無一不如其言者，此其諳歷者甚鑿，而所見者甚遠也。故始而定計也，人咸以為誕已而成功也；人咸以為神祿而究之，則非誕非神，而悉出於人情。顧

人弗之察耳。夫崔浩之佐魏，料敵制勝，變化無窮，此其智之不可敵。雖子房無以遠過也，而其料柔然尤為奇中。方太武將議出征，衆皆難之，浩肆辯詰之力，遂其行。且告人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致不能盡舉耳。已而果然，使浩臨機料之可也。而能先事料之者，此果何術哉？吾嘗論之，古之善料敵者，必曰：攻其所不戒，擊其所不備。柔然去魏數千里，恃其絕遠，守備必懈。吾卒然以兵臨之，所謂迅雷不及掩耳，震電不及瞑目，彼將望風失指矣。此浩所以決知其克也。然夷狄之人，貪而無親，輕而不整，勝不相遜。

敗不相救。一夫先奔，萬夫爭潰。此其習俗然也。魏師  
乘勝而進，勢如風雨，所至奔敗，鳥竄獸伏，各逃其死。  
柔然計窮氣沮，數日之間，衆未及聚，謀未及生，傍徨  
四顧，而莫知所以為禦，使連兵急進，以勢迫之。此雖  
犯天下之至危，而可以得志，然是舉也。唯明者為能  
必之，唯斷者為能行之。不明則利害顯然而不見，不  
斷則可否猶豫而不決。夫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有是  
二者，而何能投機哉！太武之用兵，動顧萬全，而其將  
若長孫翰、劉潔、古弼之徒，雖不為無謀，而皆不能用  
權以求勝，故機會在前，而或失之者有矣。此浩之所

為深憂也。是以先事料之，言如有形，庶臨機之際，或  
因吾言而能有所決，則舉一國猶揭虛耳，其功可勝  
道哉！大武卒失其機，使貽後悔，彼非不知勢之可進，  
而自顧進軍數千里，窮其巢穴，人或死戰，或因險以  
要我，或設伏以待我，其害殆未可以一二旣，不若全  
軍而止，他非所憂。此則太武與諸將之意也，而不知  
事固有隨機立權者，烏可以瑣瑣顧慮哉！故夫浩之  
所料，雖曰奇中要之，皆出於人情，而太武失之耳。唐  
太宗伐薛仁果，既破宋羅喉於淺水原，遂以二千騎  
進逼城下，仁果惶遽出降，蓋以權術迫之也。太宗亦

嘗謂諸將言之太宗之智則浩之故智也或用或不  
用成敗之所不同歟嗟夫此英雄之權術前人秘之  
而吾獨論之者吾恐後世之以浩為神也

李靖

兵有正有奇善審敵者然後識正奇之用敵堅則用  
正敵脆則用奇正以挫之奇以掩之均勝之道也夫  
計里而行尅日而戰正也非吾之所謂正依險而伏  
衆間而起奇也非吾之所謂奇奇正之說存乎兵制  
而已矣正兵節制之兵也奇兵簡捷之兵也節制之  
兵其法繁其行密隅落鈎連曲折相對進無速奔退

無遽走前者鬪後者治力後者進前者更休一以當  
十十以當百詐者不能襲勇者不能突當之則破觸  
之則摧此所謂正兵而以挫堅敵也簡捷之兵其法  
畧其行疎號令簡一表裏洞貫進如颶風退如疾電  
地險峻則魚貫而進道迂曲則雁行而進以一擊百  
以百擊萬間者不及知敵者不及拒望之則恐遇之  
則潰此所謂奇兵而以掩脆敵也然而奇兵以簡捷  
寓節制非廢節制也正兵以節制存簡捷非棄簡捷  
也唯善治戎者為能制之唯天下奇才為能用之昔  
者李靖蓋天下之奇才也平突厥以奇兵而太宗問

何以討高麗則欲用正兵此其意曉然可見矣。頡利之敵脆敵也。奇兵以臨之使之不及拒。蘓文之敵堅敵也。正兵以臨之則彼無所用其能矣。故吾嘗謂諸葛孔明所用之兵無非正。靖所用之兵無非奇。其亦以時之所遇有難易而敵之所當有堅脆歟。請遂言之。東都之末英雄之都會也。大者爭雄小者固守。孔明於是正兵臨之。南收孟獲七縱七擒。西收祈山三郡響應。一戰而梟王雙再出而走。郭淮兵退木門。張郃追之交鋒而斃。師次渭南。司馬懿拒之。卒不敢決戰。其陣堂堂。其旗正正。此非正兵不能然也。隋室

之季太宗獨雄之時也。大者僅能自守。小者至不能立。靖於是以奇兵臨之。要險設伏。而梟冉肇。棄水傳壘。而破蕭銑。輕兵至丹陽。而公祐擒。勁騎襲定襄。而頡利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此非奇兵不能為也。然靖亦嘗一用正兵矣。提師西征。決策深入。大戰數十。卒破吐谷渾。此豈非正兵歟。將以是平高麗而不幸疾亟矣。故吾嘗謂自漢以來。識奇正而用者。孔明與靖而已。然非深曉機者。孰肯以吾言為信哉。嗟夫。奇兵之效捷。正兵之效迂。孔明非不欲用奇也。而時之難敵之堅。勢有所不可者。彼郭淮司馬懿之徒。未

嘗無詐謀也。使吾以奇兵乘之，彼亦將設詐以覆我矣。故孔明特挫之以正兵，欲收功於數年之後，而不幸早喪，論者見其功之不成，遂以為不用奇之罪。是所謂不能盡人之詞，而欲斷其曲直也。悲夫。

封常清

輕敵者，用兵之大患也。古之善用兵者，士卒雖精，兵革雖銳，其勢雖足以拒敵人之喉，而蹈敵人之膺，而未嘗敢輕也。設奇以破之，伺隙而取之，曲折謀慮，常若有不可當者，而後可以全勝於天下。使夫士卒未練，兵革未利，震蕩而勢不足，以當敵，則彼固不敢輕

矣。輕之而敗，非敵敗之，自敗之也。用兵而先之以自敗，可謂善用乎？昔者，開元之盛，民不知兵，士不知戰者，二十餘年。一旦羯胡竊發，乘其間而執其機，蓋逆兵一舉，而河北諸郡悉為賊有矣。當此之時，雖韓白復出，豈能當其鋒哉？而封常清欲挑馬箠渡河，以取賊首，志則銳矣，不幾於大言以輕敵乎？及下令募兵，所得者皆市井庸保，可聚而不可用。常清率之進守河陽，斷橋以抗賊，賊軍一至，舉兵挫之，已而大至，力不能拒，屢戰屢北，遂失河陝。此則常清有以取之也。且善用兵者，因其勢而順導之，賊鋒方銳，而吾勢益

弱而未振也。處此之道，當因其弱而柔之，斂兵不應。嬰城固守，以挫其銳，而後可圖也。故吾以謂河陽之橋可斷，而不必斷也。賊之前軍可挫，而不必挫也。使之自恃，以為獨強，行行然長驅而進，自敝其鋒，而吾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夫河陽陝郡潼關者，關中之三咽喉也，是足以守矣。方常清受命討賊，進兵河陽，榮王高仙芝之兵次其後，為常清計者，宜告之曰：高將軍守陝郡，榮王守潼關，厲兵秣馬，各固其地，而常清則築却月城，以守河陽，訓練士卒，儲糧糗，浚溝固壘，清野以待之。賊軍至，則斂兵不應，設攻具，則隨



機拒守，懈則擊之，退則躡之，食則掩之，夜則襲之，其餘應變之道，隨機處置，不及旬月，而賊兵固斃矣。顏杲卿真卿起河北，郭子儀李光弼起朔方，已沒郡縣，悉為國守，而賊之巢窟且危矣。彼欲進不可，欲退不能，徬徨無所，而固將成擒，使其不顧而進攻陝郡，則吾以兵徐躡其後，彼又兵拒吾，而陝郡之兵又起擊其背矣。腹背受敵，焉得而不敗？又使其率兵而遽退，則吾檄召陝郡之兵共進，追之，候其及河半濟，而後擊之。雖有勇者，不能為賊禦矣。凡此者，皆因弱成強，而萬全之計也。不知出此，以不教之兵當方銳之賊，

以及于敗既敗而後告仙芝以賊銳甚難占爭鋒嗚呼常清何見之晚也常清敗而仙芝退守潼關明皇併戮之易以哥舒翰翰嚴兵守關賊不獲進而羸兵誘我以冀復出明皇不察亟令進兵翰執之益堅而明皇督之益甚不得已涕泣而後出翰明知此賊為誘我矣固當因險設奇勸士決戰庶可以一勝翰乃不然見其兵寡則易之行伍無列則笑之反入其計而不悟官軍一潰潼關失守而長安陷矣始常清以輕敵而失河陽仙芝遂失陝郡翰復以輕敵而失潼關使三咽喉絕而宗社幾危賊黨益熾俯數載而僅

勦之常清之罪其尤也夫善用兵者敵衰則一舉而棄之敵銳則示弱以挫之此兵之常勢也常清號為知兵者而欲一舉以棄銳賊則亦何取於知兵者哉

馬燧

昔之善攻人者使敵不得合雖合而有以破之則攻必克矣夫攻者事之末患之端也智者不得已而後為之使久而不克則敵將有棄其弊而起者此其為患殆未可以一二言也然而智者善因危而設奇扼要害張形勢以破敵人之交一舉而兩斃之使聲威功烈傑出乎諸將之右此則天下後世將企仰之不



暇而何敢嘗議哉。昔者馬燧之鎮河東也，策田悅之必反，請出師以討之。出奇制勝，奮鬪無前。雖淄青常冀合兵救之，燧破之如反掌耳。燧能窘田悅於孤窮之中，此其智勇固有大過人者矣。然力能得悅而不遂取之，使得嬰城固守，悅不足道也。而魏為可惜，魏據河北，蔽捍諸鎮，唇齒相因，牢不可破。桀驁不遜，以抗朝廷。凡師出而輒無功者，魏不破也。魏破則諸鎮不足平矣。當燧之時，所謂一致之機也。燧乃失之，使朱滔王武俊得無間來救，王師十萬一戰而北，燧殊無一謀以禦之。豈其智至此而窮耶？蓋嘗籌之，悅屢

敗之餘，氣喪膽沮，衆不能陣，謀不復生。旬日之間，可坐而破也。滔俊雖合兵以救，不過三萬五千耳。然滔性多疑，易以勢恐。武俊匹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以燧之才，而無養寇自資之心，顧此三盜，亦何足滅哉。且當此之時，以兵隸燧者，凡四將也。使燧能留李芑，以圍危窘之悅，其勢固足以破之矣。而身率步兵去魏百里，據便地為壁，以拒滔俊之兵。兵至則堅壁不戰，挫其初銳之鋒。別命李抱真率昭義之兵，自洛下邢，以指燕薊。李晟率神策之兵，自博下貝，以搗冀。土復命張孝忠、康日知勸兵秣馬，以助其勢。彼若能

者則反兵自救不能則遲疑不去二者必處一乎此矣使其反兵自救則抱真與晟衝其膺燧又起而搗其背腹背受敵不敗何待若其遲疑不去則抱真等得優游以覆其巢穴而燧堅壁以待其自斃彼其欲前不能欲退不可徬徨無所而生成擒滔俊擒則悅不攻而自破矣悅破則三鎮席捲而平矣三鎮平則淄青之膽破矣命一辯士持天子之詔往諭之彼安得不束手聽命哉夫然後分置牧宰慰養居民使郡縣之權悉統於朝廷則朱泚李希烈亦無自而萌其奸矣由此觀之遂之罪豈止於失田悅哉昔者唐太

宗伐王世充久之不下而竇建德率兵救之太宗留萬人以圍世充身率勁兵以據虎牢扼建德之喉使不得進廼命宇文士及率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引而東以動其衆衆其陣亂縱騎夾擊之遂擒建德而下世充自洛以東除河之北一旦而盡平之此可謂善破敵人之交者矣嗟夫以燧之才而不思伐交之術乃復請濟師使李懷光畫紵神策之兵以往卒以驕衆失律而盜且無間起於蕭牆矣遂使李氏不見中州之大定而諸鎮世為不討之賊燧之罪可勝誅哉唐史臣曰燧賢者也天下以為可責故責之嗚呼

陸龍川文集 卷之三  
吾之意其亦猶是也哉

李愬

天下之事衆人之所不敢為者有一人焉奮身而出為之必有術以處乎此矣虎者人之所共畏而不敢肆者也而善養虎者狎而玩之如未始有可畏者此豈病狂也哉蓋其力足以制之而又能去其爪牙啗以肉餌使之甘心焉故雖驅而用之而無耳下首卒不敢動何者有術以繫其心也夫將者天下之所難御者也御之必以術而况於降將乎彼其心之不可測孰敢信用之哉古之人蓋亦有度其可用而用之

者矣然亦未嘗專倚之以成功獨李愬用三降將以擒吳元濟當時之人皆謂其不可而愬獨以為可遂決意用之卒能如其意之所逆料不知者以為幸知之者以為神乃若愬則有術以處乎此也何以言之敵人之將無故而降者此未可信也恐其謀也至於勢窮力屈而後就縛者蓋可保其無謀矣且此數子者亦一時之傑也不幸而事逆猶竭忠以報之使其獲背逆事順則其忠報之心當何如哉而又愬之才智足以驅之豁達足以容之愬復能待以厚禮示之赤誠言笑無間洞見肺腑此南霽雲所以惓惓於張

巡而不肯去也。數子者固已甘為愬復矣。雖然李愬未足以繫其心也。如丁士良之擒吳秀琳、秀琳之擒李祐、其忠款固可見矣。獨李祐未有以繫其心而又欲專倚之以謀蔡則其術不可不盡也。故方其得祐也、諸將皆請殺之、愬不聽、待之愈厚、會霖雨不止、將吏洵然以為不殺祐之罰、愬力不能勝、延表諸朝、且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還之、卒賴其用、夫將者三軍之紀綱也、生殺予奪皆稟其令、故雖天子之詔猶或不受、而亦何畏於將吏之言乎、使將吏必欲殺祐、不過以色辭拒之、如噐然不止、則又從而戮之、

彼固不敢有辭矣、何至表諸朝而後用之哉、吾於此識愬之心矣、其心曰、吾之待祐者如此其厚也、全祐者如此其至也、將吏噐然不已、吾力不能獨勝、復泣涕而送諸朝、表言其必不可殺、此雖父母之所以生全祐者、不過如是也、祐安得不竭其死力以報之哉、雖嗾以高爵、脅以白刃、固不肯棄愬而就賊矣、故其始也、愬雖待之無間、未使之佩劍、絛兵也、及朝廷還之、乃使佩刀出入帳下、絛六院銳士而襲蔡之謀、始定、愬之心蓋可見矣、吾以是知古之英豪所以臨事機者、未嘗無術、特其不以語人、而人亦莫之識也、昔

韓信背楚歸漢、高帝用之、無以異於楚也、及滕公言之、上亦未之奇、使其憤怒而出亡、然後命蕭何往追之、何力言其可用、乃以為大將、夫以一將之亡、而丞相自追之、人主驟用之、信之心固甘為漢役矣、其後漢之所以定天下者、皆信之力、而蒯通武涉之說、不得而間、即其効也、論者乃以為何之追信、高帝不知也、不然、何以反疑何之亡乎、曾不知高帝失何、如失左右手、然遲之一二日而不問者、何也、帝之心固可見矣、嗟夫、古之人所以御降將者、其術如此、苟不思其術、而欲遽用之、其不為所陷者、幾希矣、

桑維翰

以中國定中國、以夷狄攻夷狄、古之道也、借夷狄以平中國、此天下之末策、生民之大患、而窮其本原、乃出於明君賢臣者、蓋其事變起於前、不得已而為之、姑以權一時之宜、未暇為天下後世慮也、然其積也既深、其來也既遠、膠於見聞、而為之益勦、一旦潰亂四出、雖出於百營、而莫之能救、是非可歎也、故吾嘗推原其事、蓋肇於唐高祖、成於郭子儀、而極於桑維翰、或難於叛業、而資為聲援、或急於中興、而用為輔翼、或迫於拒命、而倚為先驅、皆所以權宜濟變、而

速一時之功。雖能快中心之所欲。而後世之被其患。蓋有不可勝道者。此所謂慮不及遠也。且昔者漢高帝嘗勦業矣。倡義草莽。無置錐之地。雖糾合徒衆。以破強秦。而百戰百敗。危窘於項籍者數矣。然高帝之氣未嘗少懾。合罷敝之卒。據形勢。收英雄。卒因項籍而亡之。未嘗資夷狄之聲援也。隋煬之暴。徧流於天下。天下之人皆苦其刑。而厭其穢德。惟恐其不速亡也。苟能反其道。雖徒手可以亡之。而况大原之衆乎。故夫資夷狄之聲援者。唐高祖之罪也。漢光武嘗中興矣。起自徒步。無素合之衆。雖奮力鼓勇。以破尋邑。

而群盜蠡起。幾見蹙於河北之盜矣。然光武之心。未始或懈。因思漢之民。運籌畧。驅諸將。卒舉羣盜而平之。未嘗用夷狄之輔翼也。安史之惡。彰聞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欲食其肉。而寢屨其皮。未嘗一日忘之也。苟能順其勢。雖尺箠可以夷之。而况靈武之衆乎。故夫用夷狄之輔翼者。是郭子儀之罪也。至於拒命者。雖忠臣義士之所必不為。而古之人蓋亦有因時而為之者。孫權是也。曹公衆舉荆之勢。率八十萬之衆。直造長江。挾天子之令。以責其貢之不入。此其大勢未易與敵也。權壯勇敢為。遽命周瑜往禦之。運奇奮。

巧大敗其衆，雖能遏其敵，不能遂兼天下，而常以江東之衆，與中國抗衡，非有待乎夷狄為之先驅也。張敬王以非姓而繼大統，滌穢暴虐，天下所明知也。張敬達以庸瑣之才，縶兵以攻石敬瑭，其勢未足以直曹操之萬一也。為維翰計者，當一舉太原之衆，運奇奮巧，以破敬達，廼急下太行，抵懷孟，塞虎牢，示天下以形勢，檄諸鎮而犄角，則區區之唐亦何足滅哉。此則磊磊落落千載一時之功也。何至於北面夷狄，請救以示弱哉。北面猶可也，復割盧龍以遺之，使夷狄有輕中國之心，長驅徑入，習以為常，原情定罪，維翰可

勝誅哉。故自漢以來，夷狄之犯邊者，蓋亦有之矣。西不過雁門，定襄，東不過漁陽上谷，未有長驅深入者也。自唐始有之，故雖太宗盛時，頡利之兵直次渭水，其後徑犯長安者，代不絕也。蓋自唐高祖而降，急於有功，求其為援，使之得騁志於中州，彼繫其中州之繁華，而謂其易與也，故常心吞而氣蹙之，是以長驅深入，無所顧憚，使中州之人世被犬狼之毒，至于今猶未已也。或曰：五胡亂華，自晉有之，豈曰唐哉。曰：五胡亂華，胡之在中原者也，越塞而犯中原者，唐始有之。吾惡中原之亂於夷狄，故推原三人之罪如此。然

此三人者特欲速一時之功亦不知禍患之至於此極使其誠知之則彼亦安肯為之哉錄是觀之舉大事者果不可以欲速成也

余於此時年十八九矣而胸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易平也政使得如志後將何以繼之獨曹公一論為之反覆數過

龍川文鈔卷之三

伊豫加賀

石原樹德卿  
草康璋公蒙全校

文久三癸亥初夏刻成

書

江戸

須原屋茂兵衛

江戸

山城屋佐兵衛

大坂

敦賀屋九兵衛

大坂

河内屋吉兵衛

京都

丁子屋藤吉郎

京都

菱屋友五郎

京都

額田正三郎

肆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11660